

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一

正一

力品第三十八之一

符秦三藏曇摩難提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六凡常之力云何爲六正一小兒以啼爲力欲有所說要當先啼女人以瞋恚爲力依瞋恚已然後所說沙門婆羅門以忍爲力常念下下於人然後自陳國王以憍慢爲力以此豪勢而自陳說然阿羅漢以專精爲力而自陳說諸佛世尊成大慈悲以大悲爲力弘益衆生是謂比丘有此六凡常之力是故比丘常念修行此大慈悲力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思惟無常想廣布無常想已思惟無常想廣布無常想盡斷欲界愛色界無色界愛亦斷無明惱慢猶如以火焚燒草木永盡無餘亦無遺跡此亦如是若修無常想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無明惱慢永無有餘所以然者比丘當修無常想時而無欲心彼已無欲心便能分別法思惟其義無有愁憂苦惱彼已思惟法義則無愚惑設修行人若見有鬪諍者彼便作是念此諸賢士不修無常想不廣布無常想故致此鬪訟耳彼已鬪諍不觀其義已不觀其義則有迷惑之心彼已執此愚惑而命終入三惡道餓鬼畜生地獄中是故諸比丘當修無常想廣布無常想便無瞋恚愚惑之想亦能觀法亦觀其義若命終後生三處生天上人中涅槃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

槃之道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國優迦支江水側爾時世尊詣一樹下躬自敷座而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爾時有一梵志往至彼處是時梵

正一

二

三

志見世尊腳跡極爲殊妙見已便生此念此是何人之跡爲是天龍鬼神軋和阿須倫人若非人爲是我先祖梵天耶是時梵志即逐跡前進遙見世尊在一樹下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見已便作是語爲是天耶世尊告曰我非是天爲軋和耶世尊告曰我非軋和也爲是龍乎對曰我非是龍爲是閻又耶佛報梵志我非閻又爲是祖父耶佛報曰我非祖父是時婆羅門問世尊曰汝今是誰世尊告曰有愛者則有愛有受則有受因緣

合會然後各各相生如此五苦盛陰無有斷絕時以知愛已則知五欲亦知外六塵內六入即知此盛陰之本末爾時世尊便說此偈世間有五欲 意爲第六王 已知內外六當念盡苦際

是故當求方便滅內外六事如是梵志當作是學爾時彼梵志聞佛如是教思惟觀習不去心懷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彼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本爲菩薩時未成佛道中有此念此世間極爲勤苦有生有老有病有死然此五盛陰不得盡本原是時我復作是念由何因緣有生老病死復由何因緣致此灾患當思惟此時復生此念有生則有老

病死爾時當思惟是時復更生念由何因緣
有此生由有而生復生此念有者何由而有
我當思惟是時便生此念此有由受而有復
念此受何由而有爾時以智觀之由愛而有
受復更思惟此愛何由而生重察觀之由痛

而有愛復更思惟此痛何由而生當作是觀察
時由更樂而有此痛復重思惟此更樂何
由而有我生此念時緣六入而有此更樂時
我重思惟此六入何由而有觀察是時由名
色而有六入時我復作是念名色何由而有
觀察是時由識而有名色此識何由而有觀
察是時由行生識時我復作是念行何由而
生觀察是時行由癡而生無明緣行行緣識
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更樂更樂緣
痛痛緣愛愛緣受受緣有有緣生生緣死死

緣愁憂苦惱不可稱計如是名爲苦盛陰所
習我爾時復作是念由何因緣滅生老病死
我觀察是時生滅老病死滅時復生此念由
何而無生觀此生原有滅生則滅復念由何
而無有時生此念無受則無有時我生念由
何而滅受觀察是時愛滅受則滅復生此念
由何而滅愛重更觀察痛滅愛則滅復思惟
由何而滅痛觀察是時更樂滅則痛滅復更
思惟更樂何由而滅觀察是時六入滅則更
樂滅復觀此六入何由而滅當觀察時名色
正一四
滅則六入滅復觀名色何由而滅識滅則名
色滅復觀此識何由而滅行滅則識滅復觀
此行何由而滅癡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
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更
樂滅更樂滅則痛滅痛滅則愛滅愛滅則受

滅受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
滅是謂名爲五盛陰滅時我復生此念此識
最爲原首令人致此生老病死然不能知此
生老病死之原本猶如有人在山林中行逐
小徑道小復前行見舊大道古昔諸人在中

行處是時彼人便復行此道小復前進見舊

城郭園觀浴池皆悉茂盛但彼城中無有居

民此人見已還歸本國前白王言昨遊山林
見好城郭樹木繁茂但彼城中無有人民大
王可使人民在彼止住是時國王聞此人語

即居止人民然此城郭還復如故人民熾盛

快樂無比比丘當知我昔未成菩薩時在山

中學道見古昔諸佛所遊行處便從彼道即
知生老病死所起原本有生有滅皆悉分別
知生苦生集生盡生道皆悉了知受有愛痛

正一

五

更樂六入名色識行癡亦復如是無明起則
行起行所造者復由於識我今已明於識今
與四部之衆而說此本皆當知此原本所起
知集知盡知道念使分明已知六入則知生
老病死六入滅則老病死滅是故比丘當求
方便滅於六入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
時世尊與無央數百千萬衆而爲說法爾時
阿那律在彼座上是時阿那律在衆中睡眠
爾時佛見阿那律睡便說此偈

愛法快睡眠 意無有錯亂 賢聖所說法
智者之所樂 猶如深淵水 澄清無瑕穢
如是聞法人 清淨心樂受 亦如大方石
風所不能動 如是得毀譽 心無有傾動

是時世尊告阿那律汝畏王法及畏盜賊而作道乎阿那律報曰不也世尊佛告阿那律汝何故出家學道阿那律白佛言眾患此生老病死愁憂苦惱爲苦所惱故欲捨之是故出家學道世尊告曰汝今族姓子信心堅固出家學道世尊今日躬自說法云何於中睡眠是時尊者阿那律即從座起偏露右肩長跪叉手白世尊言自今已後形融體爛終不在如來前坐睡爾時尊者阿那律達曉不眠然不能除去睡眠眼根遂損爾時世尊告阿那律曰勤加精進者與調戲蓋相應設復懈怠與結相應汝今所行當處其中阿那律白佛前已在如來前誓今不能復違本要是時世尊告耆域曰療治阿那律眼根耆域報曰若阿那律小睡眠者我當治目世尊告阿那

律曰汝可寢寐所以然者一切諸法由食而存非食不存眼者以眠爲食耳者以聲爲食鼻者以香爲食舌者以味爲食身者以細滑爲食意者以法爲食我今亦說涅槃爲食阿那律白佛言涅槃者以何爲食佛告阿那律涅槃者以無放逸爲食乘無放逸得至無爲阿那律白佛言世尊雖言眼者以眠爲食然我不堪睡眠爾時阿那律縫故衣裳是時眼遂敗壞而得天眼無有瑕穢是時尊者以凡常之法而縫衣裳不能得使縷通針孔中是時阿那律便作是念諸世間得道羅漢當與我貫鍼是時世尊以天耳清淨聞此音聲諸世間得道阿羅漢者當與我貫鍼爾時世尊至阿那律所而告之曰汝持鍼來吾與汝貫之阿那律白佛言向所稱說者謂諸世間欲

求其福者與我貫鍼世尊告曰世間求福之人無復過我如來於六法無有狀足云何爲

六一者施二者教戒三者忍四者法說義說五者將護衆生六者求無上正真之道是謂六阿那律如來於此六法無有狀足阿那律

正一

七

曰如來身者真法之身復欲更求何法如來以度生死之海又脫愛著然今日故爲求福之道世尊告曰如是阿那律如汝所說如來亦知此六法爲無狀足若當衆生知罪惡之原身口意所行者終不墮三惡趣以其衆生不知罪惡之原故墮墮三惡趣中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世間所有力遊在天人中福力最爲勝

由福成佛道

是故阿那律當求方便得此六法如是諸比

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衆多比丘入舍衛城乞食聞王波斯匿宮門外有衆多人民於中舉手喚呼皆稱怨國界有賊名鷲掘魔極爲兇暴殺害生類不可稱計無有慈心於一切衆生國界人民無不狀患者日取人殺以指爲鬢故名爲指鬢唯願大王當往共戰是時衆多比丘乞食已還詣祇洹精舍收攝衣鉢以尼師壇著肩上徃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衆多比丘白世尊言我等衆多比丘入舍衛城乞食見衆多人民在王宮門外稱怨訴辭今王國界有賊名鷲掘魔爲人兇暴無有慈心殺一切衆生人亡國虛皆由此人又取人指以

爲華鬘爾時世尊聞彼比丘語已即從座起
默然而行是時世尊尋到彼所諸有取薪負
草犁作之人及牧牛牧羊者見世尊詣彼道
各白佛言沙門沙門勿從彼道所以然者此
路側有賊名鷲掘魔於中止住諸有人民欲
就此道者要集十人或二十人或三十四十
五十人猶不得過盡爲鷲掘魔所擒獲然沙
門瞿曇獨無有侶備爲鷲掘魔所觸燒者於
事不省世尊雖聞此語故進不住爾時鷲掘
魔母持食詣鷲掘魔所是時鷲掘魔便作是
念吾指鬘爲充數不乎是時即數指猶未充
數復更重數唯少一人指是時鷲掘魔左右
顧視求覓生人欲取殺之然四遠顧望亦不
見人便作是念我師有教若能害母者必當
生天我今母躬來在此即可取殺之得指充

數生於天上是時鷲掘魔左手撮母頭右手
拔劍而語母言小住阿母是時世尊便作是
念此鷲掘魔當爲五逆即放眉間相光明普
照彼山林是時鷲掘魔見光明已復語母言
此是何光明照此山林將非國王集諸兵衆
攻伐我身乎是時母告曰汝今當知此非日
月火光亦非釋梵天王光明爾時其母便說
此偈

此非火光明 非日月釋梵 鳥獸不驚怖
和鳴殊於常 此光極清明 使人悅無量
必是尊最勝 正一九 十力至此間 於天世人中
天眼觀世界 故欲度汝身 世尊來至此
是時鷲掘魔聞佛音響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便作是語我師亦有教誠而勑我曰設汝能
害母并殺沙門瞿曇者必生梵天上是時鷲

掘魔語母曰母今且住我先取沙門瞿曇殺

然後當食是時鷲掘魔即放母而往逐世尊

遙見世尊來亦如金聚靡所不照見已並笑
而說是語今此沙門定在我手必然不疑其
有人民欲行此道者皆集大衆而行此道然

此沙門獨無伴侶我今當取殺之是時鷲掘
魔即拔腰劍往逐世尊是時世尊尋還復道
徐而行步而鷲掘魔奔馳而逐亦不能及如
來是時鷲掘魔白世尊言住住沙門世尊告
曰我自住耳汝自不住是時彼鷲掘魔並走

遙說此偈

去而復言住 語我言不住 與我說此義

彼住我不住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言

世尊言已住 不害於一切 汝今有殺心

不離於惡原 我住慈心地 懇護一切人
汝種地獄苦 不離於惡原

是時鷲掘魔聞此偈已便作是念我今審爲
惡耶又師語我言此是大祠獲大果報能取
千人殺以指作鬚者果其所願如此之人命

終之後生善處天上設取所生母及沙門瞿
曇殺者當生梵天上是時佛作威神令彼神
識燿寤諸梵志書籍亦有此言如來出世甚
爲難遇時時億劫乃出彼出世時不度者度
不解脫者今得解脫彼說滅六見^{正一十}之法云何

爲六言有我見者即說滅六見之法無有我
者亦與說滅無有我見之法言有我見無有
我見亦與說有我見無我見之法復自觀察
說觀察之法自說無我之法亦非我說亦非
我不說之法若如來出世說此滅六見之法

又我奔走之時能及象馬車乘亦及人民然此沙門行不暴疾然我今日不能及此必當是如來是時鷲掘魔便說此偈

尊今爲我故 而說微妙偈 惡者今識真皆由尊威神 即時捨利劔 投于深坑中

今禮沙門跡 卽求作沙門

是時鷲掘魔即前白佛言世尊唯願聽作沙門世尊告曰善來比丘即時鷲掘魔便成沙門著三法衣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汝今已剃頭 除結亦當爾 結滅成大果無復愁苦惱

是時鷲掘魔聞此語已即時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世尊將鷲掘魔比丘還詣舍衛城祇桓精舍是時王波斯匿集四部之衆欲往攻伐賊鷲掘魔是時王便作是念我今可往

正一

十一

至世尊所以此因緣具白世尊若世尊有所說者當奉行之爾時王波斯匿即集四部之兵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問王曰大王今日欲何所至塵坌身體乃至於斯波斯匿王白佛言我今國界有賊名鷲掘魔極爲兇暴無有慈心於一切衆生使國丘荒人民流迸皆由此賊彼今取人殺之以指爲鬚此是惡鬼非爲人也我今欲誅伐此人世尊告曰若當大王見鷲掘魔信心堅固出家學道者王當奈之何王白佛言知復如何但當承事供養隨時禮拜然復世尊彼是惡人無毫釐之善恒殺害人能有此心出家學道乎終無此理是時鷲掘魔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爾時世尊伸右手指示王曰此是賊鷲掘魔王聞此語便

懷恐怖衣毛皆豎世尊告王勿懷恐怖可往至前自當寤王意耳是時王聞佛語即至鴟掘魔前語鴟掘魔曰汝今姓誰鴟掘魔曰我姓伽伽母名滿足是時王禮足已在一面坐爾時王問曰善樂此正法之中勿有懈怠修清淨梵行得盡苦際我當盡形壽供養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是時鴟掘魔默然不對王即從座起頭面禮足還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王復白佛言不降者使降不伏者使伏甚奇甚特曾所不有乃能降伏極惡之人唯願天尊受命無窮長養生民蒙世尊恩得免此難國事猥多欲還城池世尊告曰王知是時爾時國王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爾時鴟掘魔作阿練若著五納衣到時持鉢家家乞食周而復始著補納

弊壞之衣極爲麤醜亦復露坐不覆形體是時鴟掘魔在閑靜之處自修其行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者欲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時鴟掘魔便成阿羅漢六通清徹無有塵垢已成阿羅漢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是時有婦女臨產甚難見已便作此念衆生之類極爲苦痛受惱無限是時鴟掘魔食後收攝衣鉢以尼師壇著肩上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鴟掘魔白世尊言我向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見一婦女身體重姪是時我便作是念衆生受苦何至於斯世尊告曰汝今往彼婦人所而作是說我從賢聖生已來未曾殺生持此至誠之言使此母人胎得無他鴟掘魔對曰如是世尊是時鴟

掘魔即其日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往至彼母人所語彼母人曰我從賢聖生已來不殺生持此至誠之言使胎得解脫是時母人胎即得解脫是時鷲掘魔城中乞食諸男女大小見之各各自相謂言此名鷲掘魔殺害衆生不可稱計今復在城中乞食是時城中人民各各以瓦石打者或有以刀斫者傷壞頭目衣裳裂盡流血汙體即出舍衛城至如來所是時世尊遙見鷲掘魔頭目傷破流血汙衣而來見已便作是說汝今忍之所以然者此罪乃應永劫受之是時鷲掘魔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鷲掘魔在如來前便說此偈

堅固聽法句 堅固行佛法 堅固親善友
便至滅盡處 我本爲大賊 名曰鷲掘魔

爲流之所漂 蒙尊拔濟之 今觀自歸業
亦當觀法本 今已逮三明 成就佛行業
我本名無害 然害不可計 今名真諦實
不害於一切 設復身口意 都無害心識
此名無殺害 何況起思想 弓師能調角
水人能調船 巧匠調其木 智者自調身
或以鞭杖伏 或以言語屈 竟不加刀杖
我今自降伏 是照於世間 人前爲過惡
修行佛法行 如雲消月現 後止不復犯
比丘老少壯 是照於世間 比丘老少壯
修行佛法者 是照於世間 如彼月雲消
如彼月雲消 我今受痛少 飲食自知足
盡脫一切苦 本緣今已盡 更不受死跡
亦復不樂生 今正是時節 歡喜而不亂
是時如來可鷲掘魔所說是時鷲掘魔已見

如來然可之即從座起禮世尊足便退而去
是時諸比丘白世尊言鶩掘魔本作何功德
今日聰明黠慧面目端正世之希有復作何
不善行於今身上殺害生類不可稱計復作何
功德於今值如來得阿羅漢道爾時世尊

正一

十四

告諸比丘昔者過去久遠於此賢劫之中有
佛名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迦葉
如來去世之後有王名大果統領國界典閻
浮提爾時彼王有八萬四千宮人女各無
兒息爾時大果王向諸樹神山神日月星宿
靡所不周欲求男女爾時王第一夫人身即
懷妊經八九月便生男兒顏貌端正世之希
有是時彼王便生此念我本無有兒息經爾
許時今方生兒宜當立字使於五欲之中而
自娛樂是時王召諸群臣能瞻相者而告之

曰我今已生此兒各與立字是時群臣聞王
教已即白王言今此太子極爲奇妙端正無
比面如桃華色必當有大力勢今當立字名
曰大力是時相師與太子立字已各從座起
而去是時國王愛愍此太子未曾去目前是
時太子年向八歲將諸臣佐往父王所朝賀
問訊父王復作是念今此太子極自奇特即
告之曰吾今與汝娶婦何如乎太子白王子
今年幼何須娉娶是時父王權停不與娶婦
復經二十年王復告曰吾欲與汝娶婦太子

正一

十五

白王不須娶婦是時父王告群臣人民曰我
今無兒息經歷久遠方生一子今不肯娶婦
清淨無瑕爾時王太子轉字名曰清淨是時
清淨太子年向三十王復勅群臣曰吾今年
已衰微更無兒息今唯有清淨太子今王高

位應授與太子然此太子不樂五欲之中當云何理國事群臣報曰當爲方便使樂五欲是時父王即椎鍾鳴鼓勑國中人其能使清淨太子樂五欲者當賜與千金及諸寶物爾時有女人名曰姪種盡明六十四變彼女人聞王有教令其能使王太子習五欲者當賜與千金及諸寶物即往至父王所而告之曰見與千金及諸寶物能使太子習於五欲父王報曰審能爾者當重相賜不負言信時姪女白王太子爲寢宿何處王報曰在東堂上無有女人唯有一男兒在彼侍衛女人白曰唯願大王勑內宮中勿見限遮隨意出入是時姪女即其夜鼓三時在太子門側佯舉聲哭是時太子聞女人哭聲便勃侍人曰此是何人於斯而哭侍人報曰此是女人在門側

哭太子告曰汝往速問所由哭耶時彼侍臣往而問之所由哭耶姪女報曰夫主見棄是故哭耳侍臣還白太子此女人爲夫主所棄又畏盜賊是故哭耳太子告曰將此女人著象廄中到彼復哭復將至馬廄中復哭太子復語侍臣將來在此即將入堂復於中哭太子躬自問曰何爲復哭姪女報太子曰女人單弱極懷恐怖是故哭耳太子告曰上吾牀上可得無畏是時女人默然不語亦復不哭是時女人即脫衣裳前捉太子手舉著已正十六上即時驚覺漸漸起欲想已起欲心便身就之是時清淨太子明日清旦往父王所是時父王遙見太子顏色殊於常日見已便作是說汝所欲者事果乎太子報曰如大王所言是時父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並作是說欲

求何願吾當與之太子報曰所賜願者勿復中悔當求其願時王報曰如汝所言終不中悔欲求何願太子白王天王今日統領閻浮提內皆悉自由閻浮提里內諸未嫁女者先適我家然後使嫁是時王曰隨汝所言王即勅國內人民之類曰諸有女未出門者先使詣清淨太子然後嫁之爾時彼城中有女名須蠻次應至王所是時須蠻長者女露形裸跣在衆人中行亦無羞耻衆人見已各相對

談此是長者女名稱遠聞云何露形在人中行如驢何異女報衆人曰我非爲驢汝等衆人斯是驢耳汝等頗見女人還見女人有相耻乎城中生類盡是女人唯有清淨太子是男子矣若我至清淨太子門者當著衣裳是時城中人民自相謂言此女所說誠入我意

我等實是女非男也唯有清淨太子乃是男也我等今日當行男子之法是時城中人民各辦戰具著鎧持仗往至父王所白父王曰欲求二願唯見聽許王報之曰何等二願人民白王王欲存者當殺清淨太子太子欲存者今當殺王我等不堪任承事清淨太子辱國常法是時父王便說此偈

爲家忘一人 爲村忘一家 爲國忘一村
爲身忘世間

是時父王說此偈已告人民曰今正是時隨汝等意是時諸人即將清淨太子取兩手縛之將詣城外各相謂言我等咸共以瓦石打殺何須一人殺乎是時清淨太子臨欲死時而作是說又作誓願此諸人民取吾枉殺然父王自與我願我今受死亦不敢辭使我將

來之世當報此怨又使值真人羅漢速得解

脫是時人民取太子殺已各自散去諸比丘

莫作是觀爾時大果王者豈異人乎今鷲掘
魔師是也爾時媱女者今師妻是也爾時人
民者今八萬人死者是也爾時清淨太子今

鷲掘魔比丘是也臨欲死時作此誓願今還
報怨無免手者緣此因緣殺害無限復作誓
願願欲值佛今得解脫成阿羅漢此是其義
當念奉行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
聰明捷疾智者所謂鷲掘魔比丘是爾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音釋

者域

梵語亦云耆婆又云療力弔切寢寐

城時縛迦此云能活

云貴鍼貴古玩切

寐密二切息也縷綫也

貴鍼穿鍼也貴鍼穿也鍼職

深切縫器也

鷲掘魔羅此云指鬘鷲音央

掘目月切魔本

兒暴兒虛容切惡也髻莫

作摩眉波切

浦蒲報切猛也髻莫

犁作犁呂支切耕具

擒獲擒巨金切捉

重數重直容切複也

撮宗括切挽也霍

寤火正作霍闕鑊切開朗

塵坌金步間切

迸北詒切

毫釐毫釐知切毫釐數也

寤火正切

毫釐毫十毫曰毫釐數也

須蠻名蠻謨還切

佯子詐也

赤既七句切

椎直追切

既居

佯子詐也